

新白话

聊斋志异

下
册

〔清〕蒲松龄 原著

孙通海等 译



新白话

聊斋志异

下册



原著：(清)蒲松龄
译者：孙通海 王秀梅 王景桐 石旭红
侯明 王军 王海燕 王敏

I242.1
P801.5

下 册

卷 七

罗 祖	(399)
刘 姓	(400)
邵 女	(402)
巩 仙	(408)
二 商	(411)
沂水秀才	(413)
梅 女	(413)
郭秀才	(417)
死 僧	(418)
阿 英	(418)
橘 树	(422)
赤 字	(422)
牛成章	(423)
青 娥	(424)
镜 听	(428)
牛 瘰	(429)
金姑夫	(430)
梓潼令	(430)
鬼 津	(431)
仙人岛	(431)
阎罗薨	(436)
颠道人	(437)
胡四娘	(438)
僧 术	(441)
禄 数	(442)
柳 生	(443)
冤 狱	(445)
鬼 令	(447)

甄 后	(448)
宦 娘	(450)
阿 绣	(452)
杨疤眼	(456)
小 翠	(456)
金和尚	(461)
龙戏蛛	(463)
商 妇	(463)
阎罗宴	(464)
役 鬼	(464)
细 柳	(465)

卷 八

画 马	(469)
局 诈	(469)
放 蝶	(473)
男生子	(473)
钟 生	(474)
鬼 妻	(477)
黄将军	(477)
三朝元老	(478)
医 术	(478)
藏 虱	(479)
梦 狼	(480)
夜 明	(482)
夏 雪	(482)
化 男	(483)
禽 侠	(484)
鸿	(484)

象	(485)	张贡士	(541)
负尸	(485)	爱奴	(541)
紫花和尚	(486)	单父宰	(544)
周克昌	(486)	孙必振	(545)
嫦娥	(487)	邑人	(545)
鞠药如	(492)	元宝	(546)
褚生	(492)	研石	(546)
盗户	(495)	武夷	(546)
某乙	(496)	大鼠	(546)
霍女	(496)	张不量	(547)
司文郎	(501)	牧竖	(547)
丑狐	(505)	富翁	(548)
吕无病	(506)	王司马	(548)
钱卜巫	(511)	岳神	(549)
姚安	(512)	小梅	(549)
采薇翁	(513)	药僧	(552)
崔猛	(515)	于中丞	(553)
诗谏	(519)	皂隶	(554)
鹿衔草	(520)	绩女	(554)
小棺	(520)	红毛毡	(556)
邢子仪	(521)	抽肠	(556)
李生	(523)	张鸿渐	(556)
陆押官	(523)	太医	(561)
蒋太史	(525)	牛飞	(561)
邵士梅	(525)	王子安	(562)
顾生	(525)	刁姓	(563)
陈锡九	(527)	农妇	(563)
		金陵乙	(564)
卷九		郭安	(565)
邵临淄	(531)	折狱	(565)
于去恶	(531)	义犬	(567)
狂生	(535)	杨大洪	(568)
激俗	(535)	查牙山洞	(569)
凤仙	(535)	安期岛	(570)
佟客	(539)	沅俗	(571)
辽阳军	(540)	云萝公主	(572)

鸟 语	(577)
天 宫	(578)
乔 女	(580)
蛤	(582)
刘夫人	(582)
陵县狐	(585)

卷 十

王货郎	(587)
疲 龙	(587)
真 生	(588)
布 商	(590)
彭二挣	(590)
何 仙	(591)
牛同人	(592)
神 女	(592)
湘 裙	(597)
三 生	(601)
长 亭	(602)
席方平	(606)
素 秋	(610)
贾奉雉	(615)
胭 脂	(620)
阿 纤	(625)
瑞 云	(629)
仇大娘	(631)
曹操冢	(637)
龙飞相公	(637)
珊 瑚	(640)
五 通	(645)
申 氏	(648)
恒 娘	(652)
葛 巾	(654)

卷 十 一

冯木匠	(659)
黄 英	(660)

书 痴	(663)
齐天大圣	(666)
青蛙神	(668)
任 秀	(673)
晚 霞	(674)
白秋练	(677)
王 者	(682)
某 甲	(683)
衢州三怪	(684)
拆楼人	(684)
大 蝎	(684)
陈云栖	(684)
司札吏	(689)
蚰 蜒	(690)
司 训	(690)
黑 鬼	(691)
织 成	(691)
竹 青	(694)
段 氏	(696)
狐 女	(698)
张氏妇	(699)
于子游	(700)
男 妾	(701)
汪可受	(701)
牛 犊	(702)
王 大	(702)
乐 仲	(705)
香 玉	(708)
三 仙	(712)
鬼 隶	(713)
王 十	(713)
大 男	(715)
外国人	(718)
韦公子	(719)
石清虚	(720)
曾友于	(723)

嘉平公子 (726)

卷 十 二

二 班 (729)

车 夫 (730)

乩 仙 (730)

苗 生 (731)

蝎 客 (733)

杜小雷 (733)

毛大福 (734)

雹 神 (735)

李八缸 (736)

老龙缸户 (737)

青城妇 (738)

鸱 鸟 (738)

古 瓶 (739)

元少先生 (740)

薛慰娘 (741)

田子成 (744)

王桂庵 (746)

寄 生 (749)

周 生 (752)

褚遂良 (753)

刘 全 (754)

土化兔 (756)

鸟 使 (756)

姬 生 (756)

果 报 (758)

公孙夏 (759)

韩 方 (761)

纫 针 (762)

桓 侯 (765)

粉 蝶 (768)

李檀斯 (771)

锦 瑟 (771)

太原狱 (776)

新郑讼 (777)

李象先 (778)

房文淑 (778)

秦 桧 (780)

浙东生 (781)

博兴女 (782)

一员官 (782)

丐 仙 (783)

人 妖 (787)

附 录

蛰 蛇 (789)

晋 人 (789)

龙 (789)

爱 才 (790)

梦 狼 (790)

阿 宝 (790)

猪嘴道人 (790)

张 牧 (792)

波斯人 (792)

卷七

罗祖

罗祖是山东即墨人，小时家庭贫穷。家族中应出一名壮丁戍守北部边塞，就派罗祖前去服役。

罗祖在边疆戍守了数年，妻子生了一个儿子。驻防的守备大人对他十分器重。恰值守备升为陕西参将，想带罗祖和他一起去。于是罗祖把妻儿托付给一位姓李的朋友照顾，就往陕西去了。

此后过了三年，也没有机会回家。恰巧参将要派人送信到北部边塞，罗祖请求派他去，顺便看望一下妻子和儿子，参将同意了。

罗祖到家，看到妻儿平安无恙，感到很欣慰。然而在床下发现了一双男人的鞋子，心中产生了怀疑，接着他去拜访姓李的朋友，表达他的谢意，朋友买来酒殷勤地招待他。妻子也讲了不少李姓朋友的深恩厚义，罗祖不胜感激。

第二天，他对妻子说：“我要替参将去送信，晚上回不来，不要等我。”说完，出门跨上马走了。

罗祖在附近躲藏起来，天黑后返回家中。这时听到妻子和姓李的朋友躺在床上说话，心中大怒，踹开门冲入屋内。妻子和姓李的吓得跪在地上，爬行叩头，请求饶命。罗祖愤怒地抽出刀来，接着犹豫了一下，又把刀插入鞘内，说：“最初我还把你当人看待，现在你如此猪狗不如，杀了你会弄脏我的刀，我告诉你，从



今以后我的妻子和儿子就都是你的了，我在军籍中的姓名也由你来充当，马匹武器都在这里。我走了。”说完扬长而去。

乡邻们把此事报告了官府。官府把姓李的抓起来拷打，姓李的把全部实情都讲了出来。但事情没人看见，也没有凭据。派人远近四处搜查了一遍，也找不到罗祖的踪迹。官府怀疑罗祖已被奸夫杀死，就把姓李的和罗祖的妻子一起关押起来。过了一年，两人都死在狱中，官府派人把罗祖的儿子送回了即墨。

后来，石匣营村有个打柴人上山打柴，看到一道人坐在山洞中，从没见过他吃过东西。众人感到很奇怪，就带上粮食送到洞中。有人认出了这个道士，原来就是罗祖。人们送来的食品摆满了山洞，罗祖最终也没吃，还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因此来看他的人渐渐减少。

过了数年，山洞外的蓬蒿长得如小树林一样茂盛，有人偷偷窥视，罗祖仍坐在原处一动不动。又过了好久，有人看到他出来在山上行走，近前去看，杳不见人。再往洞中窥视，罗祖仍坐在原处，衣服上的尘土也原封不动，人们更加感到奇怪。过了几天再去看，罗祖已坐化成仙，死去很久了。

当地人为他建了一座庙，每逢三月，前来烧香的人络绎不绝。他的儿子也来烧香，人们称他为小罗祖，把香火钱都送给了他。现在罗祖的后代每年仍到庙里来一次，收取香火钱。

沂水人刘宗玉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我笑着说：“现在那些信佛的人，不想成为圣人贤人，只希望成为神仙。请告诉这些人，若要立地成佛，必须放下手中的屠刀。”

刘 姓

临淄有个姓刘的人，简直如同老虎披上了人皮，为人十分凶恶。后来离开临淄搬到沂县去居住，恶习仍然不改，乡里人对他既恨又怕。

刘家有数亩地，与姓苗人家的土地连垄。苗家的人很勤俭，在田边种了不少桃树。桃子刚熟时，苗家的儿子上树摘桃，姓刘的看见大怒，恶狠狠地将苗家的儿子赶走，并说桃树是自己的。苗家的儿子哭着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苗父听后感到很惊诧，正在这时，姓刘的已经骂上门来，还声言要到衙门去告状。姓苗的赶快笑着抚慰他，但姓刘的仍怒气不消，忿恨而去。

当时，姓刘的一位老乡李翠石正在沂县开当铺，姓刘的拿着状纸进城，恰巧碰上了李翠石。因为是同乡的缘故，二人很熟。李翠石便问：“干什么去啊？”姓刘的把要打官司的事告诉了他。李翠石笑着说：“你老先生的名声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就认识姓苗的那个人，他为人很和善，哪敢占骗你的桃树呢！恐怕你说的是反话吧！”于是，把姓刘的状纸撕碎，把他拉进铺子里，准备给他们调停调停。姓刘的仍忿恨不已，暗中拿铺子的笔又写了一张状纸，藏在怀里，非要去告状不可。

不久，姓苗的来了，把事情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李翠石，并央求李翠石给说合说合，

别让姓刘的去告状。姓苗的说：“我是个庄稼人，活了半辈子没见过官长，只要不打官司，几棵桃树怎敢非得据为己有呢？”李翠石把姓刘的叫出来，告诉他姓苗的表示退让，要把桃树让给他。姓刘的又指天画地骂不绝口，姓苗的只是一个劲儿地和颜悦色说好话，不敢辩驳一句。

事后，过了四五天，李翠石碰见村中人，传言说姓刘的已经死去，李翠石吃惊地叹息了一番。有一天，李翠石出门到别处去，看见道上走来一个拄拐杖的人，原来就是姓刘的。等走到跟前，姓刘的热情向他问好，并请他到家中去坐。李翠石吞吞吐吐地问：“前些日子忽然听到你的凶信，怎么能这样瞎传啊！”姓刘的没有答话，拉着他进村，到家摆上酒，才说：“前些日子的传言不是假的。前几天我出门的时候，遇见了两个人，要把我抓到官府去。我问他们因为什么事，他们说不知道。我想自己出入衙门数十年，也不是怕见官的人，也没害怕，就跟他们去了。到了衙门，见面朝南坐的官长面带怒容，说：‘你就是那个姓刘的吗？你恶贯满盈，不知悔改，又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像你这样蛮横凶暴，真该下油锅！’一个人查过簿子说：‘这个人曾干过二一善事，还不该死。’那位官长看过簿子，脸色缓和了一些，就说：‘暂时送他回去吧。’数十人大声呵斥撵我走。

“我说：‘为什么事把我抓来，又为什么放我回去，还请明示。’一名小吏拿着簿子走下来，指着上面的一条给我看。簿子上写着：崇祯十三年，用三百钱，帮一对夫妇团聚。那小吏说：‘不是这件事，你今日就没命了，要转生为畜牲的。’听到这话，我害怕极了，就赶快跟着抓我的那两个人出来了。那两人向我索要贿赂，我生气地说：‘你们不知道我刘某人在衙门出入二十多年，是专门勒索别人钱财的吗？你们怎么敢向老虎讨肉吃呢？’二人这才不吱声了。送我到村里，朝我拱拱手说：‘这趟差事连一杯水也没有喝上。’二人走后，我进门就苏醒过来，原来我已气绝两天了。”

李翠石听了很奇怪，便问他干那件好事的经过。当初，是崇祯十三年，那年是大灾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事。那时，姓刘的还在临淄，在县衙当捕头。一次看见一男一女哭得特别伤心，就上前去问。对方回答说：“我们是一对夫妻，结婚才一年多，今年闹饥荒，夫妻不能两全，所以悲伤。”过了一会儿，在油坊门口又碰上了那两口子，好像在争论什么。近前一问，油坊马掌柜说：“这对夫妇快要饿死了，前些日子和我讨麻酱度日，现在又要把老婆卖给我。我家里已经买了十几口人了，哪还急着买人？价钱便宜我就买，否则就不买。哪有这般可笑的，一个劲儿地来缠人。”男子听后就说：“眼下粮食贵如珍珠，算来没有三百文钱，不够我逃荒的费用。我卖掉老婆是想两个人都能活下来，如果卖了妻子我还是不免一死，我何必选择这条路呢？不是我敢于和您讨价还价，权当您做好事积阴德吧！”

姓刘的很可怜那对夫妻，便问马掌柜愿出什么价钱。马掌柜说：“如今一名妇女，顶多值一百个钱吧。”姓刘的请他不要少于三百，自己愿意帮助出一半的钱。马掌柜坚决不同意。姓刘的当时年轻气盛，便对那男人说：“这个掌柜的太小气，不必和他讲了。我送给你们三百文钱，如果一起去逃荒，夫妻又不拆散，不是更好吗？”于是从兜里掏出三百文

钱给了那夫妻。夫妻二人流着泪磕头拜谢，然后走了。姓刘的讲完了这件事，李翠石对他大加赞叹。

自此以后，姓刘的将以前的恶行都改了，现在他年已七十，身体仍很结实。去年，李翠石到周村去，正好碰上姓刘的与人争执，众人围着劝解也不行。李翠石笑着大声招呼说：“你又想为桃树的事告状吗？”姓刘的一听，立刻显出茫然的样子，马上改变了怒容，抄起手，老老实实地退后了。

异史氏说：李翠石兄弟，都是没有官位的富人，然而李翠石为人更为厚道谨慎，喜欢做善事，不以自己富有而称霸乡里，真是位诚实恭谨的君子。只看他调解纠纷劝人行善的事，他一生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古语说“为富不仁”，我不知道李翠石是先有了仁义的品行而后致富的，还是先致富而后行仁义的。

〔冯镇峦〕先哲云：“见人不是处，只消一个‘容’字，处己难过处，只消一处‘忍’字。”关尹子曰：“因天下之智，不在智而在愚；穷天下之辩，不在辩而在讷；服天下之勇，不在勇而在怯。”世人笑他莫用，不知正是他的大妙用处。若苗某可师也。

〔何守奇〕罪恶不悛，合置鼎铛，可惧也。一事之善，可赎贯盈，可勉也。

邵女

柴廷宾是太平州人，妻子金氏，不会生育，又特别嫉妒。柴廷宾用一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妾，金氏残忍地虐待她，过了一年，妾就死了。柴廷宾气愤地离开金氏，独自住宿了几个月，不进金氏的房门。

一天，正是柴廷宾的生日，金氏说着赔礼道歉的话，恭恭敬敬地行礼，给丈夫拜寿。柴廷宾不忍心拒绝，夫妻二人这才和好。金氏在卧房摆设酒席，请丈夫进来吃酒。柴廷宾说自己已喝醉了，推辞不去。金氏打扮得漂漂亮亮亲自到柴廷宾独宿的地方，说：“我诚心诚意地等了你一整天，即使你喝醉了，就请只喝一杯再走吧！”柴廷宾进入内室，与金氏聊天饮酒。金氏从容和缓地说：“前些日子误杀了那个丫头，如今特别后悔，你何必就因此记仇，连结发夫妻的情分都没有了呢？今后你就是纳五六个妾，我也不说一句闲话了。”

柴廷宾一听此言十分高兴，眼见蜡烛将尽，就留在内室住宿了。从此以后，夫妻敬爱如初。金氏也将媒婆喊来，嘱托他为丈夫物色美貌女子，但暗中又让媒婆拖延不办，她自己则假装督促催问。这样过了一年，柴廷宾等得不耐烦了，遍托亲朋好友帮助物色购买，终于得到了林家的养女。

金氏见到林女，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两个人吃喝都在一起，金氏的脂粉首饰，让林女任意挑选使用。但林女是燕地人，不会做针线活，除了绣鞋以外，其他针线都需别人给做。金氏说：“我们家向来勤俭，不像王侯之家，买来女人当画儿看。”于是拿来绸缎，让林女学做衣服，就如同严师教诲弟子一样。最初只是呵斥责骂，接着就开始鞭打。柴廷宾看到这种情形，痛彻于心，也想不出解救的办法。然而金氏对林女较前更加倍地疼爱，

往往亲自给他梳妆打扮，搽胭脂扑粉。但鞋跟稍有一点儿皱折，就用铁棍打她的双脚；头发稍乱，就抽她耳光。林女受不了虐待，上吊而死。

柴廷宾痛心惨目，表现出对金氏的怨恨。金氏发怒说：“我替你调教娘子，有什么罪过？”这时柴廷宾才看透了金氏的奸计。因此二人又翻了脸，断绝了夫妻之间的来往。柴廷宾暗中在别墅里让人装修好房子，想买个漂亮女子单独居住。

不觉又过了半年，也没找到理想的佳人。一次偶然参加朋友的葬礼，看到一位十六七岁的女郎，容貌光艳夺目，柴廷宾不停地注目而视，看得出了神。女郎见他这样傻呆呆地看着自己，感到很奇怪，就不由地斜转眼光瞟了他一下。柴廷宾向人询问，知道这女郎姓邵。女郎的父亲是个贫穷的读书人，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幼就很聪明，教她读书，过目不忘。尤其喜欢读医书和相术一类的书。父亲很溺爱她，有人来提婚，就让她自己做主选择。但是无论贫家富家，都没有她看中的，所以到十七岁还未许配。

柴廷宾了解到这些情况，知道没办法得到女郎，但内心里却仍想着这件事，又想她家贫穷，也许可以用钱打动。找了几个媒婆去商议，没有人敢去做媒，柴廷宾也就灰了心，不敢再有奢望。忽然有个姓贾的老太婆，因为卖珠子来找柴廷宾，柴廷宾把想娶邵女的想法告诉了她，并送给贾婆很多钱，说：“只求你把我的诚意转达一下，事成不成，我不在乎。万一有希望，花费千金，在所不惜。”贾婆图他有钱，就答应了。

贾婆来到邵家，故意与邵妻拉家常，看到了邵女，装作吃惊的样子赞叹说：“好个漂亮姑娘，假如选到了昭阳院，那赵飞燕姊妹还能数得着吗！”又问：“婆家是谁啊？”邵妻回答说：“还没有婆家。”贾婆说：“这么美貌的娘子，何愁没有王侯做女婿啊！”邵妻叹息着说：“嫁给王侯家不敢奢望，只要是个读书种子，也就很好了。我家这个小冤家，翻来覆去挑选，十个也没一个能选上的，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贾婆说：“夫人不要烦恼，这么漂亮的姑娘，不知前生修下什么福泽的男人，才能够娶到她啊！昨天碰到一个大为可笑的事：姓柴的那位先生说：在某家的坟地边上，曾看到你家小姐，愿意出千金为聘礼。这不是饿昏了的猫头鹰想吃天鹅肉吗？早被我老婆子训斥一顿不敢再说了。”邵妻听了微笑着没有答话。贾婆又说：“只是在咱们秀才家，此事难以核计；若是别的人家，丢一尺而得一丈，这事真可以考虑啊！”邵妻听了还是笑笑没有说话。贾婆又拍着手说：“这事如果真的成了，对我老婆子来说也是不合算的。我经常受到夫人的厚爱，一进屋就陪着说话，斟茶倒酒；如果得到千金聘礼，出门骑马坐车，回来楼房绣阁，我老婆子再登门时，看门人就会呵斥我了。”

邵妻听了这些话，沉吟了好一会儿，就起身进里屋去，同她丈夫说了一会儿话。过了一会儿，又把女儿叫过去。又过了一阵子，三人一起出来了。邵妻笑着说：“这丫头真奇怪，多少不错的人都看不上，听说给人做妾倒愿意去，恐怕要被读书人耻笑啊！”贾婆说：“如果进门以后生个儿子，那大夫人便没奈何了。”说完，又告诉了柴廷宾打算与大老婆分开居住的打算。邵妻听了更加高兴，把女儿叫过来说：“你自己和贾姥姥说说，这事是你自己主张的，不要后悔，以致埋怨父母。”邵女不好意思地说：“父母得到女儿的报偿，养活

闺女就算得济了。何况我自己命薄，如果找个高贵人家，必然要减寿，稍微受点儿折磨，未必不是福气。上次看见柴郎也是个福相，子孙必然有兴旺发达的。”贾婆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赶快连颠带跑地去报告柴廷宾。

柴廷宾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立即备足了千金，套上车马，把邵女娶到别墅来，家中的人也不敢告诉金氏。邵女对柴廷宾说：“你的这个办法，就如同燕子把巢筑在布帘上，不考虑会朝不保夕啊。让别人都不说话，希望事情不泄漏出去，这可能吗？请你不如早点儿带我回家，事情早点儿挑明，祸还小一些。”柴廷宾担心邵女会受到摧残。邵女说：“天下没有不能改变的人，如果我没有过错，她又怎能发怒呢？”柴廷宾说：“不是你讲的这样，她这人非常凶悍，简直不可理喻。”邵女说：“我本来就是地位卑贱的小妾，受折磨也是应该的。不然的话，花钱买日子过，怎么能够长久呢？”柴廷宾觉得她说得很对，但始终拿不定主意，不敢下决心回去。

一天，柴廷宾有事外出，邵女换上婢女穿的青衣出门，让老仆人赶着匹老马，老妈子拿着行李跟随，一直来到金氏的住所，跪在地上讲了事情的经过。金氏开始很生气，继而觉得邵女主动上门自首可以原谅，又见她衣着朴素，态度谦卑，气也渐渐平息了一些。就让婢女拿绸缎衣服让邵女穿上，说：“那个无情无义的人在众人面前说我坏话，让我背上了恶名。其实全都是男人不义，那几个婢女没有德性，激我发怒。你想一想，背着妻子又另立家室的人，这还算个人吗？”邵女说：“我仔细观察，他好像也有些后悔，只是不肯低声下气认错罢了。俗话说‘大者不伏小’，以礼来论，妻子对丈夫来说就如同儿子对父亲、妾对妻一样，夫人如果肯对他体贴宽容一些，积怨就可以完全消除了。”金氏说：“他自己不来，我怎么办呢？”就让女仆们为邵女布置房间，心里虽然不高兴，暂时没有发怒。

柴廷宾听说邵女回家了，既吃惊又忧惧，暗想这如同羊入虎群，可能邵女早就给摧残得不成样子了。急忙奔回家中，见家里安安静静，心才安定下来。邵女出门相迎，劝他到金氏屋中去。柴廷宾面有难色。邵女又去见金氏，说：“郎君刚才回来了，自觉无脸面来见夫人，请夫人过去给他个笑脸吧！”金氏不肯去。邵女说：“我已经说过，丈夫对于妻子，就如同嫡妻对于小妾。孟光对丈夫举案齐眉，而人们不以为是谄媚，为什么呢？是因为按名分应该这样做。”金氏这才听从了。见到柴廷宾，金氏说：“你是狡兔三窟啊，还回来干什么？”柴廷宾低头不语。邵女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柴廷宾才勉强笑了一笑。金氏的脸色也平和了。金氏将要回到内室，邵女推柴廷宾跟着一起去，又嘱咐厨子准备酒菜。从此夫妻又和好了。

邵女每天早晨穿着婢女的服装向金氏夫妻问安，侍候他们梳洗，如同婢女一样，礼貌十分周到。柴廷宾进入邵女的房间，邵女苦苦地劝他走，十多天才肯留他住一晚。金氏也认为邵女很贤惠，但觉得自己比不上邵女，渐渐地从惭愧变成了忌恨。因邵女侍奉得非常周到，找不到她的毛病。有时训斥几句，邵女都逆来顺受。

一天夜里，金氏与柴廷宾有点儿小争吵，第二天早晨梳洗的时候仍然怒气不消。邵女为她捧着镜子，不小心镜子掉在地上，打碎了。金氏大发雷霆，握着头发，眼睛瞪得贼大。邵

女很害怕，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哀求金氏饶恕。金氏怒气不消，抽打邵女数十鞭。柴廷宾忍不下去，怒冲冲地奔进屋里，把邵女拉出来。金氏吼叫着在后面追赶，柴廷宾大怒，夺过鞭子抽打金氏，金氏脸上和身上都被抽破了，才退回去了，从此夫妻二人如仇人一般。

柴廷宾让邵女不要再到金氏屋里去，邵女不听，早晨起来，跪地前行，等候在金氏的帐外。金氏捶着床怒骂，不让邵女前来，日夜咬牙切齿，想等柴廷宾出去再拿邵女出气。柴廷宾知道金氏的想法，谢绝交往，闭门不出。金氏无可奈何，只好每天鞭打其他的女仆，来发泄愤怒，仆人们都受不了她的虐待。

自从夫妻反目，邵女也不敢和柴廷宾住在一起，柴廷宾只好孤眠。金氏知道了，心情稍为安定。有一个年纪稍大的婢女，偶尔和柴廷宾说了句话，金氏怀疑她与柴廷宾有私情，打得格外凶，婢女经常在没人的地方，恶狠狠地咒骂。

一天，轮到这个婢女伺候金氏，邵女嘱咐柴廷宾不要让这个婢女去，说：“这个婢女面有杀气，居心难测。”柴廷宾听信了邵女的话，把婢女叫来，诈问说：“你想干什么？”婢女惊吓地无言对答。柴廷宾更加怀疑，搜她衣服，发现了一把锋利的刀子。婢女无话可说，只是伏在地上求死。柴廷宾要打她，邵女制止说：“恐怕夫人会听到，这样这个婢女就没命了。她的罪过固然不可饶恕，然而不如卖掉她，既保住了她的性命，我们还能得到身价钱。”柴廷宾同意了。正巧有人要买妾，急忙把她卖了。金氏因为这事没和她商量，怪罪柴廷宾，越加迁怒邵女，骂得更凶了。柴廷宾生气地看着邵女说：“都是你自己招来的，前些日子她要被人杀了，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说完转身走了。金氏觉得这话很奇怪，问遍了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问邵女，邵女也不说，金氏闷得发怒，提着衣襟大骂。这时柴廷宾又返回来，把实情告诉了她。金氏大吃一惊，对邵女说话时也温和多了，然而内心又恨她不早点儿对自己说。

柴廷宾以为二人前嫌已释，就不再提防。恰巧有事出远门，这时金氏就叫来邵女数落说：“杀主人的，罪不能赦，你把她放走了，是何居心？”邵女在仓猝之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回答。金氏烧红了烙铁烙邵女的脸，想毁坏她的容貌。其他的婢女仆妇都为邵女感到不平。邵女每哀号一声，其他的人都哭起来，说愿意代她去死。这时金氏才不烙了，用针扎她的肋下二十多针，才挥手让她走了。

柴廷宾回来，看到邵女脸上的烧伤，大怒，要去找金氏。邵女拉着他的衣襟说：“我明知这是个火坑，却故意往里跳的。我嫁人的时候，难道认为你家是天堂吗？也是因为自己命薄，因此来让上天发泄怒气罢了。安心忍受，还有尽头，如果再去触犯，是把填平的土坑又掘开啊！”于是将伤口涂上药，过了几天就好了。有一天照镜子，忽然高兴地说：“夫君今天应当向我道贺，她把我脸上那道晦气的纹路烙断了。”此后邵女仍一如既往，朝夕不断地侍奉金氏。金氏见她烙邵女时，家中的人都哭，她知道自己已成为孤家寡人，略有愧悔之意，经常叫着邵女和她一起做事，言辞和态度都比较和善。

过了一个多月，金氏忽然得了呕吐的病，吃不下东西。柴廷宾恨不得她早点儿死，所以也不来看视照顾。过了几天，金氏腹胀如鼓，日夜难眠。邵女悉心侍候，顾不上吃饭睡

觉，金氏更加感动。邵女讲了一些医治此病的办法，金氏内心觉得过去对待邵女太残忍刻薄，疑心邵女会报复，谢绝了她提的医治办法。

金氏为人持家都很严厉有方，婢女仆人都听从她的管束。自从她病了以后，众人都懒懒散散不好好干活。柴廷宾亲自出来操持家务，十分辛苦，而家中的米盐，没吃就没有了。因此，联想到妻子原先管家的不易，于是请医生为金氏看病。金氏对人们都说自己患的是“气蛊”病，因此医生诊脉时，都说是气郁造成的。换了几个医生，都没有效果，生命处于垂危之中。又熬药时，邵女对金氏说：“这样的药，吃一百剂也不顶用，只会增加病情。”金氏不信。邵女暗中换了别的方药。金氏吃下药，一顿饭工夫拉了三次肚子，病就好了。更加笑话邵女的话不对，假作呻吟状喊邵女说：“女华陀，现在怎么样啊！”邵女和婢女们都笑起来。金氏问笑什么，邵女才如实说了。金氏流着泪说：“我今天受到你这样的大恩大德，却还不知道！从今以后，家中的事，全都由你做主吧！”

不久，金氏的病全好了，柴廷宾设宴为她贺喜，邵女捧酒壶站在旁边侍候。金氏起来夺过酒壶，拉着她和自己坐在一起，异常地友爱。夜深了，邵女借故离席，金氏让两个婢女把她拉回来，非让她和自己住在一起。从此后，有事一起商量，吃饭在一个桌上，比亲姐妹还要亲密。

不久，邵女生了一个男孩。产后邵女经常生病，金氏亲自调养护理，如同照顾自己的母亲一样。后来，金氏得了心口疼病，疼起来，脸色都变青了，简直不想再活下去。邵女急忙去买了几枚银针，买回来，金氏已近气绝。邵女赶快依穴位扎针，疼痛立刻止住了。过了十几天，金氏又犯病了，邵女又为她针灸。过了六七天病又复发，虽然手到病除，不至于有大的痛苦，但金氏心中常常惴惴不安，惟恐犯病。

一天夜里，金氏在梦中来到一个地方，好像是庙宇，殿中的鬼神都会动。神问：“你就是金氏吗？你的罪过太多，寿数也到头了，念你能够悔改，所以只降点儿灾难，以示谴责。以前你杀的那两个妾，这是她们命中注定的报应。至于邵氏，她有什么罪过，而要受到如此惨毒的对待呢？你鞭打她的刑罚，已有柴廷宾替她报了，可以抵销了，你欠她的一烙铁和二十三针，至今她才还报了三针，只还了个零头，这样就指望消除病根吗？明天又该犯病了！”金氏梦醒之后非常害怕，但还侥幸地希望那恶梦不会成为现实。吃完饭后果然又发病了，而且加倍地疼痛。邵女来，用针一灸，病立即好了。邵女疑惑不解地说：“我的技能就这些了，病根怎么不去呢？”金氏说：“请再用艾火灸灸，这个病非得烧烂了不成。”邵女说：“只怕夫人不能忍受。”金氏回忆梦中神说的话，因此面无难色。然而在呻吟着忍受痛苦的时候，心中默想：还欠下的十九针，不知还会出现什么病症来偿还，不如这一次把痛苦受尽，以免将来再受痛苦。艾柱烧完了，金氏请求邵女再用针灸。邵女笑着说：“针灸怎可随便乱用呢？”金氏说：“不必按穴位，只麻烦你再扎十九针。”邵女笑着说不能这样做。金氏坚决请求，起床跪着哀求。邵女还是不忍心。金氏把梦中的事以实相告，邵女才按着穴位扎了十九针。从此以后，金氏的病就好了，果然不再复发。她更加深自忏悔，对仆人也就不再恶声严气了。

邵女生的儿子名叫柴俊，聪明绝顶。邵女常说：“这个孩子是富贵相。”八岁时被人看作神童，十五岁考中进士，授予翰林的官职。这时，柴廷宾夫妇年纪四十岁，邵女只有三十二三岁。柴俊衣锦还乡，乡亲们都感到荣耀。邵女的父亲自从卖了闺女，家中暴富，但读书人都羞于和他为伍，到这时，才有人和他往来。

异史氏说：女子狡黠嫉妒，这是她们的天性。而那些做妾的，又要炫耀她们的美色和机智，来增加正妻的愤怒。唉，灾祸就是由此产生的啊！如果做妾的能够安于自己的命运，守住自己的本分，受到任何挫折也不改变态度，难道棒打刀割的刑罚还能加在身上吗？至于像金氏这样，妾挽救了她的生命，她才开始有悔悟的表现。唉，这种人还算个人吗？上天只是按照她的罪行如数惩罚了，而没有增加利息多加责罚，这已经是上天对她的宽恕了。看看那些对别人的仁爱而报之以恶的人，不是太颠倒是非了吗！常常看到一些愚蠢的夫妇整天生病，就找那些无知的巫医来医治，任凭他针刺火烧也不敢呻吟，心中感到很奇怪，听了金氏的事，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个福建人娶了个妾，他晚上到妻子的房中去，不敢马上就离开，就装作脱鞋上床的姿态。妻子说：“快去吧！别装模作样了。”丈夫还装作犹豫的样子，妻子脸色庄重地说：“我不是那种爱嫉妒的人，你何必做出这个样子呢！”这样丈夫才走了。妻子独卧房中，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于是就起床，到妾的房门外偷听。只隐约能听到妾的声音，但听不清楚，只听得“郎罢”二字，约略可分辨出来。“郎罢”，是福建人对父亲的称呼。妻子听了一刻多钟，一口痰涌上来，憋得昏倒在地，头撞到门上发出了响声。丈夫惊慌地起来，打开门，一个人僵尸般地倒进屋里，赶快喊妾拿灯，一照，原来是妻子，急忙扶起来给灌了几口水。妻子刚略微睁开眼，就呻吟着说：“谁家的郎罢让你叫啊！”其嫉妒之情真是好笑啊！

[何守奇]邵女屈身为妾，与络绣同而立志自别。

[王艺孙]金之惨毒极矣，而邵女之安命守分，世所鲜也。逆来顺受，备尝其苦，而终无怨言，宜有以化此恶妇，而频生其愧悔也。

巩仙

巩道人，没有名字，也不知是哪里人。有一次，他到鲁王府求见鲁王，门人不给通报。这时，一个太监从里面出来，巩道人向太监作揖，求他通报。太监见他像个低贱的人，就把他赶走了。不一会儿，巩道人又来了，太监发了怒，叫人对他边赶边打。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巩道人笑着拿出二百两黄金，请追打他的人告诉那位太监：“对他说我也不是要见王爷，只是听说王府后花园的花木楼台，是人间少有的景物，如果能领着我去看一看，今生的愿望就满足了。”又拿出银子送给追打的人。这人很高兴，回去把这话就告诉了太监。

太监听了这事也很高兴，就领着巩道人从王府后门进了花园，各种景物全都看到了。又领着他上了楼。太监刚走到窗前，道人一推，太监就觉得身子坠到了楼外，有一根细葛藤绷住了腰，身子悬在半空中，往下一看，离地很远，头晕目眩，葛藤还发出了要断的声音。太监害怕极了，大声喊叫起来。不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太监，都吓得要命。见悬在空中的太监离地太远，就赶快登上楼去看，只见葛藤的一端系在窗棂上，想解开葛藤把人救下来，但葛藤太细，不敢用力，到处寻找道人，已不知去向。众人束手无策，只好报告了鲁王。

鲁王来到一看，也感到很奇怪，下令在楼下铺上茅草和棉絮，然后再把葛藤弄断。刚把茅草和棉絮铺好，葛藤“嘣”的一声自己断了，太监掉在地上，原来离地面不过一尺。人们相视大笑。

鲁王下令查访道人住在什么地方，听说住在尚秀才家中，派人询问，道人出游还没回来。随即，差人在回府的途中遇到了道人，就领着他来见鲁王。鲁王设下酒宴，请道人入座，并请他变戏法。道人说：“我本是草野之民，没有什么能耐，既然承蒙王爷优待宠爱，我就斗胆献上一台戏为大王祝寿吧！”于是从袖中掏出一个美女，放在地上。美女向鲁王磕头以后，道人命她演《瑶池宴》这出戏，祝福鲁王万寿无疆。美女念完了开场白，道人又从袖中掏出一个女子，女子自称王母娘娘。一小会儿，董双成、许飞琼等许多仙女，一个个地出来。最后织女出来了，献上一件天衣，金光灿烂，光辉照映全室。鲁王怀疑是假的，要拿过来观看。道人急忙说：“不可以。”鲁王不听，最后还是要过来看了，果然是无缝的天衣，不是人工能够缝制出来的。道人不高兴地说：“我竭尽诚心侍奉大王，暂时从织女那儿借来天衣，现在被浊气污染了，怎么还给主人呀！”

鲁王又以为那些唱歌演戏的女子必定是仙女，想留下一二人在身边，但仔细一看，原来都是自己宫中的乐妓。又怀疑她们演唱的曲子不是原来就会的，一问，果然茫然无知。道人把天衣放在火上烧了一烧，然后放在衣袖内，再一看他的袖内，天衣已经没有了。

鲁王因此特别器重道人，让他住在府内。道人说：“我这山野人的性情，看这宫殿就如同笼子一样，不如住在秀才家自由。”每当半夜时分，必定回到秀才家中。有时鲁王坚

决挽留他，也就住下来，总是在筵席上变出不当时令的花木作为游戏。鲁王问：“听说仙人也不能忘记男女之情，是吗？”道人回答说：“也许仙人是那样吧！臣不是仙人，所以心如枯木一样啊！”

一天夜里，道人住在王府，鲁王派了一名年轻的歌妓去试探他。歌妓进入道人住的屋子，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应，点上灯一看，只见道人闭目坐在床上，用手摇一摇，道人睁一下眼又闭上了，再摇，道人则打起了鼾声。用手一推，随手而倒，躺在床上鼾声如雷。弹弹道人的额头，像碰到坚硬的东西，发出敲击铁锅的声音。歌妓回去报告了鲁王。鲁王让人用针去扎，针扎不进，用手去推，重得不可摇动。让十多个人把道人抬起来扔到床下，好像千斤巨石落地一般。天亮去看，道人仍睡在地上。道人醒后笑着说：“好一场恶睡，掉到床下都不知道啊！”后来一些女子每当在道人打坐时，就按道人来开玩笑，刚按时他的身体还是软的，再按就如同铁石一样硬了。道人住在尚秀才家，经常到半夜还不回来，秀才就锁上了门，到早晨打开门时，道人已经睡在卧室内了。

当初，尚秀才与一名卖唱的女子惠哥相好，二人发誓要结为夫妇。惠哥歌唱得很好，乐器也弹奏得不错。鲁王听到她的名声，把她召入王府来侍奉自己，于是和尚秀才无缘相见了。尚秀才经常想念她，苦于没人通个消息。有一天，尚秀才问道人：“你见到惠哥没有？”道人说：“王府的歌姬我都见到了，只是不知道哪个是惠哥。”尚秀才描述了她的容貌，说了她的年龄，道人就想起来了。尚秀才求道人转告一句，道人笑着说：“我是世外之人，不能为你鸿雁传书啊！”尚秀才不停地哀求，道人把袖子展开说：“你一定要见惠哥，请进袖里来吧！”尚秀才往袖里一看，里面像屋子那样大。伏下身进去，里边明亮宽绰，像厅堂一样，桌椅床凳，样样俱全。住在里边，一点儿也不憋闷烦恼。

道儿进了王府，和鲁王下棋，看到惠哥来了，装作用袍袖拂尘，袖子一挥，惠哥已进入了袖中，周围的人什么也没有看到。尚秀才正独坐沉思时，忽然看到一位美人从房檐上掉下来，一看，原来是惠哥，两人万分惊喜，亲热备至。尚秀才说：“今日这段奇缘，不能不记下来，咱俩合作一首诗吧！”尚秀才提笔在墙上写道：“侯门似海久无踪。”惠哥续写：“谁识萧郎今又逢。”尚秀才又写：“袖里乾坤真个大。”惠哥续写：“离人思妇尽包容。”刚书写完毕，忽然进来五个人，戴着八角冠，穿着淡红衣，仔细一看，都不认识。五人一语不发，把惠哥抓走了。尚秀才又惊又怕，不知是怎么回事。

道人回到尚秀才家后，叫尚秀才从袖中出来，问他会见惠哥的事情，尚秀才隐瞒了一些事，没有全部讲出来。道人微笑着，把道袍脱下来，翻过袖子让尚秀才看。尚秀才仔细一看，隐隐约有字迹，像虬子般大小，原来是他们题写的诗句。

又过了十几天，尚秀才又请求进入袖中和惠哥相见，前后共见了三次。惠哥对尚秀才说：“我腹中的胎儿已经在动了，我很忧愁，经常用带子束住腰。王府中耳目众多，如果一旦临产，哪里容得下孩儿的哭声呢？快和巩仙人商量一下，见我三次叉腰的时候，请他救一救我。”尚秀才答应了。回家见到道人，跪地行礼不起。道人把他拉起来说：“你们所说的话，我已经知道了。请你们不要发愁，你家传宗接代就靠这个孩子了，我怎敢不竭尽